



美国传奇记者白修德在中国

本报记者 曲鹏

美国记者白修德是汉学家费正清的第一位弟子，在二战期间他的驻华记者生涯中，接触到了共产党、国民党和美军高层的几乎所有人物。回忆录《追寻历史：一个记者和他的 20 世纪》记录了他作为一个记者的追寻和探索，个体与历史合而为一，遂成传奇。



影片《一九四二》中报道河南大灾荒的美国记者



美国记者白修德



《追寻历史：一个记者和他的 20 世纪》
[美]白修德 著
中信出版集团



“跟着大家读大家”丛书第一辑
丁帆 王尧 主编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跟着大家读大家

去年初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毕飞宇解读古今中外名著经典的《小说课》，受到读者关注，这是“大家读大家”系列中的开篇之作，如今“大家读大家”丛书第一辑已全部上市，包括毕飞宇《小说课》、苏童《小说是灵魂的逆光》、王家新《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》、李欧梵《不必然的对等：文学改编电影》、张炜《从热烈到温煦》、叶兆言《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》、马原《模仿上帝的小说家》等七本。

近年来，随着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和全民阅读活动的展开，许多古今中外文学大家的作品不断再版，但是对普通读者而言却过于艰深，因而各种导读性质的书籍也不断涌现，但又往往浅薄而失之于流俗。

“大家读大家”丛书第一辑的作者，都是文学领域的大家。马原在课堂上对中外作家经典的解读，几乎是大学文学教育中的经典“案例”。李欧梵在文学之外，对电影、音乐艺术均有极高的造诣，其文字表达兼具知性与感性，谈文学与电影别开生面。张炜谈中国古典、现代文学、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读书笔记，融通古今，学识与才情兼备。阎连科对世界文学经典的解读另辟蹊径，尊重而不迷信，常有可圈可点之处。苏童对中外小说的解读细致入微，以文学的方式解读文学，读书笔记如同他的小说散文一样充满了诗性。叶兆言在解读作家作品时的学养，识见以及始终弥漫着的书卷气令人钦佩。王家新用论文和诗歌两种形式解读国外诗人，将学识、情怀与诗性融为一体。

丛书的策划者之一、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丁帆指出，“大家读大家”包含着两层涵义：邀请当今的人文大家（包括著名作家）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外大家的名作；让大家（普通阅读者）来共同分享大家（在某个领域内的专家）的阅读经验。前一个“大家”放下身段，为后一个“大家”做普及与解惑的工作，这种互动交流的目的就是想让两个“大家”来合力推动当下的全民阅读，使其朝着一个既生动有趣，又轻松愉悦获得人文核心素养的轨道前行。

>> 像埃德加·斯诺一样去中国

1915年，白修德出生在美国的一个犹太家庭，因为家境贫寒，加上幼年丧父，16岁时中断学业到街头卖报维持生计。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大萧条时期，白修德饱尝了经济危机带给穷人的痛苦和辛酸。

1934年，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的220美元奖学金和报童基金提供的180美元助学金，加起来正好是哈佛大学一年的学费，因此得以进入哈佛大学历史系读书，之后转入东方研究所学习中国历史，著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费正清的第一位弟子。费正清对白修德早年职业生

涯的选择产生了极大影响。费正清认为白修德并不适

合做学问——当一名哈佛燕京学院的研究员，而是鼓励他做新闻记者——像埃德加·斯诺一样去中国。

毕业后的白修德带着费正清送给他的一台旧打字机来到中国上海，开始了记者生涯。参观上海的工厂，让他看到了旧中国底层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：玻璃热水瓶工厂中穿木底鞋的男孩童工；纺织厂垃圾堆中竹席裹着的小女孩尸体；缫丝厂里双手腐烂还在工作的六七岁女孩。白修德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决定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，或是做一个革命者，或者党人或是一个鼓动家。”他决定亲自投身中国的

历史进程中，迫切希望在中国内地寻找一份工作。

1939年3月，白修德被国民政府雇佣并被派往重庆工作，头衔是“中国宣传部顾问”，负责审查和指导在重庆的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，确保不会向日方透露信息又符合国民政府的要求，并策划一些报道来美化国民政府以得到美国的支援和资助。如他多年后所言，“我是被雇佣来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的。”

初到重庆时经历的一次日军空袭，使白修德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憎恨。即便看到了国民政府的腐朽，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，他依然写下了

许多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有利的报道。另外，白修德与国民政府的这种雇佣关系，多少影响了他对华报道的客观性，与许多美国人一样，他认为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的希望。

与此同时，作为一名追求新闻自由的西方新闻记者，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满意，他为美国《时代》周刊供稿也要通过国民政府宣传部的审核。终于在1939年12月，在《时代》周刊刊登他的署名文章的同一天，他递交了辞职报告，结束了这段为期9个月的国民政府宣传官员的身份，专职为《时代》周刊提供中国战区的报道。

>> 最漂亮也最不忍心吃的一席中国菜

埃德加·斯诺因在《西行漫记》中真实报道了陕北红军的消息而蜚声世界，同这位美国同行一样，白修德也因真实地报道了1942年至1943年的河南大灾荒，而写下了他在中国记者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页。

得知河南灾情的消息后，1943年2月，白修德与《伦敦时报》记者哈里森·福尔曼一起，穿越日军炮火到达河南，他们都被眼前的悲惨景象深深震撼。以至于几十年后白修德因为撰写回忆录而翻看那些采访笔记时，仍然不愿相信那是真的。“我的笔记在告诉我，我只是报道亲眼所见和经过验证的事实。然而，这

些事实却连我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……无尽的废弃村庄，乞丐会聚在每一个城门口，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。没有什么方式能描绘出河南大灾荒的恐怖。”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当数百万灾民挣扎在生存边缘时，国民党军政人员们却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依旧是山珍海味，锦衣玉食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。白修德与福尔曼离开郑州的前一夜，郑州的政府长官为他们践行，宴请菜单有莲子羹、辣子鸡、栗子炖牛肉、炸春卷、热馒头、大米饭、豆腐煎鱼等，此外还有两道汤，三个馅儿饼，饼上撒满了白糖。这是白修

德“平生吃到的最漂亮的，也是最不忍心吃的一席菜”。

在人相食的悲剧背后，白修德发现造成灾荒局面的不仅是自然灾害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直接导致大量百姓冻饿死，他由恐惧变为愤怒。3月22日，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刊发了白修德关于河南大灾的报道《等待收成》，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做法大为不满，甚至愤怒。

这篇文章刊发的时候，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游说，以争取美国政府对

中国抗战的援助。白修德对河南灾情的披露使她极为恼火，认为有损“中国

政府形象”，还强烈要求《时代》周刊的老板卢斯解雇白修德。

尽管当时白修德未被解雇，但他同老板卢斯这个蒋介石在美国的“代言人”的关系越来越紧张。之后白修德不断向《时代》发回报道揭露蒋介石及其国民政权的丑行，却被编辑按照卢斯的意愿删改得面目全非，对蒋介石的谴责被改成对蒋介石的歌颂。愤怒的白修德在重庆的办公室挂上了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在这个办公室里写出的东西与《时代》刊登的内容如有任何雷同之处，纯属巧合。”到1944年底，白修德从中国发回《时代》的报道几乎无法刊出。

>> 随尼克松访华重逢周恩来，称“老朋友”

1944年，在华外国记者掀起“赴延安考察”的热情，蒋介石迫于压力，不得不允许外国记者赴延安采访。当年10月，白修德作为第二批获准采访的记者来到延安，采访了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彭真等中共领导人，很快他就发现：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。

离开延安后，白修德把延安之行的经历和见闻写成一系列报道，向世人展示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，希望《时代》周刊不再支持蒋介石及

其国民政府，转而支持深得民众信赖的中共政权。1946年，与老板卢斯彻底决裂的白修德正式离开《时代》周刊。

回到美国的白修德与另一位美国驻华记者贾安娜合作撰写出版了《中国的惊雷》一书，记录了他们眼中处于战争年代和危急时刻的中国，包括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腐化以及共产党力量的逐步兴起。之后，他便与中国绝缘。

直到1972年，白修德作为

记者随尼克松再一次回到中国。宴会上，白修德在时隔20多年后又见到了老朋友周恩来。周恩来也认出了白修德，不过“周恩来那时的英语已经衰退了，只能连声说我是他的‘老朋友、老朋友’”。

在回忆录里，史迪威、肯尼迪和周恩来是白修德最崇拜的人，“他们一出场我就几乎全部丧失了自信和判断”“在这三个人面前，我有举止不知所措之感，这种情形发生最多的则是在周恩来身边”。

七天后，白修德在杭州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。周恩来对尼克松说：“那不是白修德吗？解放以后，他还没有来过中国呢！”这让20年来一直争取访华而毫无结果的白修德有点生气，他回了一句：“这并不是我的错，我想来不了。”周恩来笑着说：“也许我们双方都有过错。”

1983年春天，白修德又到中国待了两个多月，采访了包括胡乔木在内的许多人物，这是他与中国的最后联系。三年后白修德因病在纽约去世。